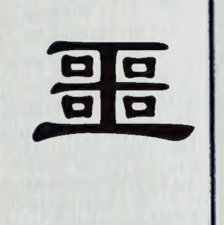


夢

敎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敝而補之非其至者也如衡低而移其權又慮其昂雖然亦有其平者卑之勿甚高論度其可行無大損於上而可以益下無過求於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復之凶民亦易從亦易見德如大旱之得雨目破其塊繼之以滌渫者亦循此而進之曾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蕩滌煩苛但不違中和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旦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嗚呼吾

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爲授此者故曰噩夢元黓閹

茂之歲陽月朔旦甲戌船山遺老識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謂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天下受治於王者故王者臣天下之人而效職焉若土則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唯人非王者不治則宜以其力養君子井田之一夫百畝蓋言百畝而一夫也夫既定而田從之田有分而賦隨之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後則唯以夫計賦役而不更求之地所以百姓不亂而民勸於

耕後世之法始也以夫制地其後求之地而不求之夫民不耕則賦役不及而人且以農爲戒不驅而折入於權勢姦詭之家而不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爲盛王之良法後世莫能及焉夫則有制矣田則無制也上地不易百畝而一夫中地一易二百畝而一夫下地再易三百畝而一夫田之易不易非爲法禁民使曠而不耕也亦言賦役之遞除耳再易者百畝三歲而一征也一易者間歲而一征也上地百畝而一夫中地二百畝而一夫下地三百畝而一夫三代率因夏禹之則壤爲一定之夫家而田之或孰或萊或有廣斥皆不復問其乘

本逐末一夫之賦自若民乃謹守先疇而不敢廢故春秋譏初稅畝舍版籍之夫而據見在墾田之畝以稅也譏作丘甲用田賦者先王之制五百七十六夫而出長轂一乘至此則履實四丘之田為一甸其後並以井邑丘甸為不實而據見在之田畝合併畸零以起賦舍人而從土會之所以日敝也然則取民之制必當因版籍以定戶口即戶口以制稅糧雖時有登降而拋荒鹵莽投賣騙豪逃匿隱漏之弊民自不敢自貽以害得井田之意而通之不必問三代之成法而可以百世而無敝也

孟子言農夫獲穀之數凡五等以中爲率古者上歲民
食月四斛中歲三斛下歲二斛以三斛爲準十二而取
一夫之稅歲賦二十五斛有奇斛六斗四升古斗斛大
小不可詳準大率一斛當今三斗而弱其賦七石五斗
以米半折之爲米三石七斗有奇賦未嘗輕也古今量
制雖難通算而以食七人準之則歲獲略止四十九石
今南方稻田歲獲上田不過十二畝下田不過二十畝
今法止額糧一石內外耳是古之賦稅且三倍於今而
有餘民何以堪惟古者以夫定稅一夫止取其百畝之
賦殷周一沿夏之則壤而但記其民籍之登耗地雖闢

而賦不溢若其荒廢而賦亦不減則所謂農服先疇而治安長久也今雲南以工計田猺峒以戶起科皆其遺意故民有餘而無逋欠歲入有恆量入爲出亦無憂國用之不給也即如洪武間惟徵本色一石亦不患金錢之匱則覈戶口於立國之始以永定田制民何憂不足地何憂不墾逋負無所容姦錮赦可以不數而國抑何憂乏哉

立國之始法不得不詳有國之道用不得不豐不詳則苛橫者議其後而變易增加之無已不豐則事起而猝無以應必橫取之民以成乎陋習如驛遞者國之脈絡

不容壅滯者也故在國初水馬驛櫛比蔓綿恆處於有餘建驛官設驛卒站馬站夫紅船快船鋪程供應口糧皆細計而優備之即驛官利其有餘而私之勿問也乃以濟公事而民力以不與聞而舒嘉靖間言利之小人始與萬曆繼之崇禎又繼之曰爲裁減爲之說曰非勘合火牌不許應付而實則大不然水則擄船陸則派夫縣不給則委之殷實委之行戶已而全委之里甲孰爲作此俑者流毒無窮則何如加賦之猶有定額也驛遞之外莫如公費且若皇華銜命監司巡行賓客經過節序宴會相爲酬酢賓興考課必有供獎解字橋路必時

修理下逮輿皂犒賜孤貧拯給皆人情物理不可廢之需無故統天下而作貧苦無聊之態實則不能廢而聽吏橫取之民苦其橫取則無可復制而益趨奢濫於是而民日困國日貧誣上行私莫之紀極矣

會典田糧起科上田每畝不過七升八合極矣乃今南方額派有畝一石有奇至二石者其源有二蘇松常湖等郡則張士誠君臣沒官之田與籍沒豪右及遷徙濠泗之產皆名爲官田俱照佃客納租田主之數輸官而免其賦役當時稍便之愚民利小利賃耕之遂爲世業其後督責不堪民以逃亡海中丞瑞不能爲奏請改法

以均攤之而平鋪于民田以爲一切苟且之計故無官
無民其派均重而民困極矣若他處雖無官田而市郭
民居山林園圃陂池皆丈量起科其後鬻產者留宅地
山林而賣其田乃以彼糧鋪于田畝歲久移易莫從稽
攷而糧有倍墮者矣其失在不念廛居之征以市肆衢
僻爲上下初非可以丈量定者山林則榮落無恆園池
則修廢因人豈得計畝以爲額古者廛有廛稅不入經
界林木竹葦則可于鬻處稅之而不可限以恆有今欲
蘇民之困唯有據見在之糧田以七升八合遞下爲準
而元額斷不可復但令實科實徵民自可無逋欠亦何

國計不足之有若宏治萬厤兩次丈量所司皆以取足
元額而略爲增減其萬厤中江陵操切尤爲一切之法
愈不足據也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類曰彊豪兼幷貰民以耕而役之
國取十一而彊豪取十五爲農民之苦乃不知賦斂無
恆墨吏猾胥姦侵無已夫家之征幷入田畝村野愚懦
之民以有田爲禍以得有彊豪兼幷者爲苟免逃亡起
死迴生之計唯彊豪者乃能與墨吏猾胥相浮沈以應
無藝之征則使奪豪右之田以畀貧懦且甯死而不肯
受惟令賦有成法而不任其輕重孤兒獨老可循式以

輸官則不待奪有餘授不足而人以有田爲利彊豪其能橫奪之乎賦役名數不簡公費驛遞不復夫家無征一切責之田畝田不盡歸之彊豪不止而天下之賦且不知所極矣

唐制郡縣有赤畿望雄緊上中下八等以爲官秩之崇卑出身之優劣升遷之上下事之繁簡任之輕重人才之進退因以分焉誠善法也今官制於府州縣注以繁簡猶之可爾注以頑滷已非獎厲風俗責成教養之道況注以饒瘠則是羨之以貧而悼其廉也筮仕之初已有饒瘠在其胸中欲士之有廉恥民之有生理得乎

稅撮分派令民徵納多寡有截然之數則愚民易知而姦詭無所容立法者在上一切爲苟簡而使下分析之爲繁難此甚無謂也如漕運以四百萬石爲準派於直省各若干萬乃額糧之多寡初不整齊而部授數於司司分派於州縣取必於部授之總數以碎細灑分之遂於斗升之下立合勺抄撮圭粒粟等虛立之名因而輕齎耗腳水利河西過湖江西兩尖及楞木松板亦就零星派散而灑加之姦僞相乘善算者莫之能詰而況愚氓乎夫名因實而生者也勺抄以下無此量器何從而爲之名十粒爲圭千粒爲抄誰爲粒數粒下有粟豈剖碎稻

麥爲十粟耶凡此皆可資一笑乃徒以熗亂人之耳目
而施之以利析秋毫之敎非小失也且如北運以廣儲
備亦豈必四百萬之整齊而無餘欠哉則何如通計可
漕地面夏稅秋糧其若干因坐派民米一石運米幾斗
幾升至於升而止卽或於四百萬石之數有餘有欠亦
何不可官倉所入不妨歲有畸零農民所輸自可截然
畫一若民田畝之有畸零自以三從五七從十一一消
除皆至升而止則一切腳耗之類皆可簡明計之矣如
折色輸銀者亦但可至釐而止其下有豪絲忽杪微塵
纖埃猥誕亡實名目盡屬可汰盍部司憚煩不先爲分

析而約略授以總數乃使郡邑復分而丰於汎灡以成平纖詭耳至丈量地畝古人至畝而止不成畝者勿計也今卽不能亦可至一畝十分而止於釐毫絲忽之名奚從而生使於畝分之外尚有餘贏弭以與民亦不至於病國王者亦何愛此錙銖而顯受盡地力之惡哉凡諸瑣細不經之名數前代未有始於宋元之間舞文小生竊律麻家之餘瀋以殃民禍雖小而實大安得一滌除之以快天下之心目也耶

光祿寺歲費二十四萬郊廟社稷羣小祀慶成長至元旦萬壽番使宴賜皆取給於內乾清坤甯二宮常膳上

奉慈養旁及東宮與未就封之皇子皇女下給六宮六
尙以至宮婢奄寺之食料莫不仰資一日之費僅六百
六十兩有奇其儉薄以加矣蓋米麪出於正供酒醋醯
葅禽魚蔬果具於各署鹽茶蠟棗俱有實收本色不盡
以煩太倉其措置亦密矣乃抑未免有唐魏之風焉故
逮成化時虛祖宗積貯之帑藏以供御所而後又可知
已至正德移太倉銀一百一萬有奇爲金花以供遊幸
犒勞之用凡四倍於歲供而國遂虛嘉靖初新都總已
於選部未能復歸太倉以待新主之善政因循一年遂
轉爲醮壇之費醮壇罷而御用承之相沿以至於今之

則二十四萬二千餘兩之制空行其名而費不貲矣然後知周禮唯王及后不會之用意精也王后之好賜雖不會而取給於職幣職幣之入多寡隨時儉可以畜而奢有所止中主之志欲亦得矣譏何有言使後世撫以加誠遠慮也子孫處承平之後不能深喻艱難束之則愈縱勢所必至何似豫達其情以爲之節宣哉

黃册之法始於明尚書濟一言而定一代之規乃行之既久十甲司册者習爲姦私以成影射飛灑之弊然法雖詭而人存脫漏隱射猶有所稽覈追册書廢而愈亂矣一縣數萬戶册籍輪掌而總寄之一縣吏又非大猾

不任此安能持之數十年乎若通黃册之法而善用之無如不專任十甲而當十年大造之際於十甲內遞輪一甲管十年之雜新舊交相對驗各存舊册以相稽考且縣之有丞簿非漫設也唐宋有司戶之官正爲此設無如專委于簿以統糾其鬻賣別戶收除之實每一官交代則縣任內有無推收具册呈縣其縣每歲實徵之册必從簿發而令當年里長與册書對驗無有差訛而後開徵此最爲民事利病之尤者必不可以苟且取便者也

立法之始無取太寬常留有餘之德意於法外以使有

可寬故大豁小豁之弊必至於大桀小桀唯通冈計之常變而處於有餘之地乃寬之於課程則民不狎爲易供而其後受束溼之苦斯以樂生有道矣今百姓之困敝殆無了遺皆自守令之考成爲始禍之本開嘉隆閒且以歲課滿八分以上者大計膺貪酷之黜上雖未爲之法而下自體德意以行之故民力裕而民心固雖土木之變鄧茂七黃蕭養劉趙鄢藍諸寇之竊發弗能搖也以稅糧完欠爲有司之殿最法始于江陵一決其藩而不可復收矣由王二相反江陵而過爲縱弛乃以資言利者之口實溫體仁全師江陵之術而加甚焉有后

書李侍問者爲之羽翼乃令知推行取府縣印官給繇
皆行戶部比較任內完欠遂使牧民者唯賴督亦子爲
務而究之逋負山積㳙成大變所謂則何益矣者信矣
故戶部考成之陋制不革而欲民之免於深熱必不可
得也
軍衛之制行之百餘年而大壞成宏間軍尚可用衛弁
亦尙自力於武事正嘉而後不可復理勢所必然也唐
變府兵爲彍騎而特重邊帥之寄故雖有漁陽之禍而
終得朔方之益捍吐蕃回紇而進之而終詘於中國之
彊宋與本朝仍舊相沿憚爲改仿宋之禁軍廂軍與衛

軍畧同禁軍團營也廂軍衛所也皆整武備於腹裏也夫唯軍衛聚屯於邊其身家託焉而又沐浴於剛勁之氣則莫之勸懲而自練習於武勇若散屯於腹裏使其黠者游文墨歌舞之中其陋者齷齪於雞豚園池之利心厭甲冑而神氣俱爲之疲苶欲其不化而爲驕靡纖嗇不可得已且兵聚則勇散則怯故東漢自平亂以後置屯黎陽所以聚之於勇武之鄉也天下皆有兵而天下無兵矣腹裏之所防者盜賊耳其始發也良有司率機快健捕制之而有餘藉令其嘯聚漸衆移邊兵而討之亦易爾烏庸是郡郡而置軍乎洪永間分列衛所頗

以遷就功臣而處之善地遂以壞一代之軍政即以屯田言之使屯於腹裏而耕民所可墾之田何若屯於邊而墾民所不耕之土乎制腹裏之盜賊以民兵而已足畜厚威於邊不特夷狄莫之敢窺腹裏之姦宄而隱然有所畏讋而不敢逞南循海遡接兩衞太平達黔滇建昌黎帆遡九邊盡於登萊皆用武之區中間要害如徐州處南偏沅郎夔瀘關亦可扼險而收士者丁健之用沿海則水師訓習之地也環繞以固中區爲詩禮耕桑之域運天下於掌而處九州如一室擯倶於此勿爲蘡趙宋偏忌之計以自翦羽翼而成僞也

武舉之制至烏程武陵秉國之後而敗壞極矣顧其始亦未爲得也文章吏治有循序漸進之道涵養之以從容而愼重之以獎其廉恥固一道也若武夫則用其朝氣而不用其暮氣者也以次而舉之果有能者必不耐其迂遲其能耐者必其大不堪者也勿爲之科而於大閫之日募草澤之有智略勇敢者督撫試而特舉之部覈之而授之以試職即使之從大帥軍中以待命于邊或爲突騎或爲隊哨之長或分城堡之守或効幄幕之用寳委之以戰守之事其失也不過亡一人其得也遂可以拔非常之士而黠愞者不敢以身嘗試則歲一舉

之而已足何事於科場之瑣瑣決取舍於數矢之中否數行之通塞哉

言法術者有名美而實大不然則鄉團保甲是已其說葬倣周禮而所師者管仲軌里連鄉之制爾自周以前列國各自立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國之隱無從別得勇武之士而用之則就農民而盡用其丁壯亦如今土司之派其狼獾以為兵蓋以防鄰國之兼幷而或因以兼幷鄰國其事本不道而毒民深矣封建旣廢天下安堵農工商賈各從其業而可免於荷戈致死之苦此天地窮則變而可久者也奈何更欲爭鬬其

民哉朱子自謂守郡日時有土寇故欲訓練保甲後熟思此土之民已競武勇奈何復導之以嚚凶而已之大儒體國靖民之遠圖不泥於古固如此未嘗挾一寓兵於農之成說以學術殺天下如王介甫之鰓鰓於保甲也盜賊初非敵國也以政安之以法治之天子建吏不能爲民弭盜而使民之以生死爭一旦之利乎團保之立若不實聚之以武備則徒爲兒戲而祇以擾民若使器械必精期會必豐技擊必試立之以長而糾之小則黠驁以牟侵貧弱大則教之以亂而鄧茂七之禍不旋踵而發唯劉念臺先生尹京時所行條規以申六條飭

冠昏喪祭之禮而譏察游惰非違者不責之以武備庶爲可行蓋亦王政之枝葉也

自鹽政邊儲之壞議者爭言開中輸粟舊法之善而不知其非既違事之宜又拂人之情故棄淇得以利動一時而盡廢邊屯誠有以召之也法之最顚倒者農所可取者粟而條鞭使輸金錢商所可征者金錢而屯鹽使之輸粟邊可屯官不能屯而委之素不安於農之商粟可博金錢官不移豐以就歉而責農之易金錢以償官其不交困也得乎取之必於其所有使之必於其所長一人効一人之能一物抵一事之費周官之善盡於此

人各效其所能物各取其所有事各資於所備聖人復
起不能易此理也且如周制兵車之賦出於商賈蓋車
乘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鐵絲麻竹木翎毛布
絮之類皆賈之所操是軍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費應責
之於商賈也無疑如曰稅重則物價貴還以病民乃人
之耤於市買者皆自度有餘而非資生必所耤非若粟
之一日不得而即死者也且在周之世天子未嘗全有
九州之壤若列國封域尤爲褊小所需之產什不得一
則但責之商賈爾今四海一家官山府海何產不豐凡

諸軍國所需取鐵於冶取皮於原取竹木於林取絲於桑土取麻枲於園或就民而稅或官自畜植又不必盡責之於商賈乃國計盡弛悉授之末業之黠民而徒督責之於田畝之征不給則令死於桁楊死於逃竄不亦悖乎農所輸者止以養君子飽士馬何患乎不足而一切取辦則何望其能支漢人鹽鐵之論言之似理而實不然漢之所以紓農民而培國本者非後世之所能及于介甫狹小漢制而以青苗免役保馬諸法重困農氓其利害亦曙然洪武榷關漆園之設可推爲萬世法後人且視爲迂瑣民之方蘇其疾之何日邪

行鹽之有地界商人之姦利而有國者聽之同此天下之人食此天下之鹽何畛域乎通行則商人不得持有無以增一時騰涌之價若地分則舟車之浩繁自然不行其可行者自然各有所抵止唯偶然一方缺乏則他方濟之究竟商人可以通融得利而無所大損但不能操低昂以抑勒細民而已無地界則鹽價恆平商之利亦有恆而狡者愿者不至豈獲之懸絕且如河東鹽池因晴雨而盈詘其詘也則食河東鹽之地界其淡食者多矣其盈也又不能通貿之他方而或視爲贅餘置之不足收此此兩病也又如廣東海南之鹽行贛吉衡永郴

貨行上灘過陡過山之遲阻當議法時唯以佐廣西之經用而不知天下一家隨在可以挪給豈必在粤輸粤而劃裂以爲之限乎利便一聽之民而上但取其固然之利於所出之地何至殉商人之姦以困綿瞔而召私鹽挾仗行凶之禍誠欲惠商支放以時而無坐待寄引之苦則已足矣

國以馬爲彊弱秦之彊也肇於非子而趙唯騎射乃能以一國抗初張之匈奴漢唐之所以能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五代方域小而年促僅作旦夕之計而宋承之舉漢唐之故苑置之於蔓草田疇之中而强賦之民爲

保馬其視金元如鼠之遇貍誠不敵也昭代乘□元之
披靡驅之無角逐之勞其與張陳爭成敗者皆舟師步
卒格鬭於吳楚用馬之力少而馬亦僅矣然猶廣置牧
死爲邊防計使循而不弛不百年而蕃庶可待乃不知
誰爲之策俵養于江北山東河南北直民間使民牧而
責其駒其爲民患也則始領種馬之日愚民稍以爲利
既而子孫忘於牧畜則或家無三尺之駒而歲俱孳生
之馬垂至百年以外刷馬印馬之繁折價之苦計戶坐
徵加賦外之賦而民儆極矣其爲國患也民貧而詭則
以駑羸之馬應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飭而苟且之臣又

詔承平無用此贅物不如折價貯於冏寺爲國儲其邊鎭需馬則上疏奏請發冏帑以聽其自買償師十不買一而徒充囊橐於是中國幾無馬而或資茶以貿於西番仰鼻息於裔夷抑且水草失性動至仆斃徒爲猾駔墨吏之中飽邊警以來人持短兵以當萬騎之衝突責之以不敗必不可得已夫自甯夏而南至於岷黎建昌又南而滇洱皆宜馬之地也黃河退灘自同華而東至于淮泗皆可牧之場也捨彌望之荒壤捐數千頃之閒田調坐食之冗卒募游食之餘夫通天下而計之爲費幾何行之一二十年而入番之茶可使以金代馬中國

之孳息自蔽夷狄而尤盛固可謂江北中原之馬價以
避民而民益避矣謀國者不以家視國國之蠹也八口
之家牛豕雞騖不仰於市慵夫惰婦一切豬粒粟以易
之其餘可待舍其生聚聽產乘之空虛毆假塞之卒以
當踐蹂而國以淪胥良可爲痛哭也保馬爲禍皆倿焉
繼之賠折積怨同金盡而國隨亦必然之勢已
牧苑之法行國馬取給於牧地而通其法以廣公私之
當紓民役之苦者又莫若隨府州縣而置牧每邑各有
牧場以邑之大小草料之難易酌其多寡其收放打草
剔除之役量置官夫穀粟取之縣倉本色特恐傳舍之

吏不加愛惜則無如分任正佐官每官牧若干匹交盤清楚之外許寄牧私馬半於公馬任滿聽其作歸裝之用其官牧之馬以半供驛遞半授民兵操演逐盜之用使民兵之壯者習騎射焉若其孳息贏餘則三年一計其登耗斥賣爲亭傳修飭之用恆令寬然有餘而不爲吏苦且乘人者夏桀之虐政也馬不給用而狡胥之頑驅皆以累良民之項領馬既蕃衍則嚴乘人之禁在任官非五品以上休致官非七品以上士儒者老非七十以上及有病婦女非五十以上及受封者不許用肩輿則民相勸於養馬而無形之富强寓于居平以待不測

此通數百年彊本治內之要圖也
嚴於督民而寬於計吏則國必無與立史稱元政不綱
唯其寬也唐制州縣官秩滿則謝事赴都聽吏部銓簡
而後更授新除謂之選人雖士大夫不無疲勞之苦及
待選之難然使受命臨民者皆得奉一王之靈爽而聽
廷臣之清議則自鄭重其官嶽而不敢偷三年入覲因
行大計之典亦通此法而得其平也考滿給繇必親領
司文赴部考覈而後授以官階則不滿於公議者昏耄
老疾者皆無所隱匿而吏道清矣自以催科爲急於是
有藉口錢糧任重而郡縣長吏有終身不入都門者升

降皆遥爲除受其陟其黜一聽之上官上且不知有天子而况知有廷臣之公是非乎上官者唯知已之好惡又其下則唯知賄賂已耳而天子設部司設臺省將以何爲故郡邑之吏不入覲受計赴部考滿而覲天下之治必無此理

覈吏不得不嚴而士大夫自有廉耻奬拔之者抑其本也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養犬馬者猶必充其芻豢而官俸勿論多少皆實支三石折絹折鈔則盡名有而實無一月但支三石以食九人而不足庶人在官者之稍食也爲吏者去其鄉荒廢其資生

之田與子女僮僕取給於賓支者十不償一勿論其上有父母之甘旨也況其葬祭昏嫁子孫讀書之費而在官抑有往來酬贈楮筆鐙油之需雖至儉約亦豈能如於陵仲子之貧屨纑乎全與賓支猶且不給故唐宋之制店舍魚步園圃皆委之郡邑而不以上供所以佐俸入之窮也至於修理公廨鋪程酒飯心紅油燭一切皆有經費寬爲數而不問其盈餘要令公私各得拔葵逐織而出無政事之埤入無交徧之謫然後秉國法以課其廉頑則賢者奬不肖者懲而不怨今俸入不堪吏莫能自養其始也虧替公費耗沒祭祀學校夫馬鋪遞民

快之貲以自入而一責之民其旣也則無所不爲而成乎豺虎矣國家常畜數千佽飛以牧飛鳥猶且曰彼自有之而無待于公家則何以爲民元后耶

麻之紀建除宜不宜其弊始于唐沿于宋相循以爲故常未有知其非者唯解大紳庖西封事言之而未能詳也王者敬授民時之大典而以惑世誣民之小道當之導民以需而爲事之賊其褻天迷人甚矣故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尤可異者麻尾遊推六十年甲子一周之歲徒列其年而無所取宋人以天子年逾六十欲展爲百二十蓋使六十以外之人不登於麻

數非恤老者之所忍不但天子然也且下註男幾宮女幾宮僅合婚之邪說尤爲俾民卒迷而以此失其配耦之正者多矣不能利民而滋害之君道亡矣厤授民時使民知因時而趨事則但當首紀月之大小月建之所臨次紀某日某時日躔某次紀中節日時刻分社伏次紀朔弦望盈虛次紀方今月令之宜如立春正月節則曰自某日立春以後某候至可以作某事如出耒耜火田萊五穀播耰蒔稑生蠶種草綿理桑苧種瓜蔬合牛馬字雛鵞攏魚苗平道塗架橋梁苫牆屋備薪炭之類逐月逐候而示民乘時以竟功其次則紀六氣司天在

泉之正變示民以節飲食愼起居而遠疾害其次紀官司祀事民閒嘗新薦寢社蜡儺飲之時如此則本天以治人之道立矣若御用厤則因一歲之節序時之德刑日之剛柔定戎祀慶威之度及發政布令之期以憲天而出治尤不當以瑣瑣災祥干有國之典禮明矣至遁厤以命將臨戎尤爲誖蠢兩軍相當生死爭于俄頃廢智勇而聽命於妄人之說不亦危乎

因逆臣之阻兵而廢藩鎭因權臣之蠹國而廢宰相棄弼輔矣宰相廢而分任於六官以倣周制是或一道也乃周六官之長無所不統而今大僕不統于兵部太常

鴻臚不統于禮部光祿上林不統於吏部通政大理不統于刑部國子監不統于戶部官聯不審事權散亂統之者唯秉筆內臣而已至於內臣之必統於吏部尤為國之大綱而都督位兵部之上莫能例詰二者乃治亂安危之樞機周官之扼要於此一失綱紀盡亡區區以行人司欽天監爲禮部之遥屬胡不推此以正六卿之職也

牧民之道教養合而成用故古者學校領於司徒精意存焉今學政貢舉一歸禮部則以爲此彬彬者儀文而已戶部但操頭會箕斂以取民爲國家收債之駔儈王

者意之重輕形著於命官分職治亂於此決矣督學官司敎者也宜爲布政使司之分司亡疑而以按察使司官爲之欲以刑束天下士乎其始制之意不過欲重其事權以彈壓提調之有司耳乃按察祇以糾大姦折大獄爲職若經常敎養之事布政司領所屬長吏之治而考其成以上計定黜陟今學政興廢無所事事而授之廉訪提刑之官則布政司一持籌督廹之租吏使爲一方之師帥天下何緣而治也

洪武間歲貢最重與進士相頡頏故授以訓導其選師儒未嘗不重也其時學校初立歲貢生前無積累非有

日暮塗窮之意而朱善苗衷皆以教官擢大位曹鼐自
陳不敢爲人師其不以閒冗視之可知也相沿既久挨
貢法行歲貢者皆學不足以博一舉而視此爲末路其
能擢國學縣令者百不得一惰歸之氣乘之雖欲不棄
教道而弋脯脩不可得已要未始非立法者之不圖其
後也學政唯宋爲得師儒皆州縣禮聘而不繫職於有
司若令提調就附近致仕閒住告病告養品官之中及
舉人年四十以上學行果爾表著者官率生徒執贄拜
請以典教事其祿養資給因地方大小生徒衆寡差等
以立之經制督學官一以賓禮接見不與察計之列行

移不通於有司逝詔拜表歲時朔望拜所參謁若其教無成績而所教生徒屢科不與鄉舉歲試優等少而劣等多及行劣至三五人以上不先送提調官詳黜又或告發干名犯義及數干門禁者則引身告退若提調官所聘非人及獎勸乖方致令惰劣者督學官糾參如法師儒若有成教則不論年歲敦留卒業待其果老果疾或品官起用舉人中式受職而後更聘一以道義廉恥相尊則人才士風庶幾可改長此不革師道賤而教無衙監司府縣任意差委濫與錢穀刑名之役若衛尉倉巡爲奔走之下吏僕僕參候與僧道之長同其趨蹌不

胥者因之以希錙銖之利害極於末流而其始抑有以啟之也

宏治間初命按察司官督學授之特勅其勅皆勸弊人才之語至萬厤初所改勅則如詰姦剔盜置士子於不肖之中而勒束之故率天下於寡廉鮮恥之塗者萬厤之初改江陵之變法申商之莠說也兩勅具載會典江陵之法行而劣生把持包攬賕吏鬻青衿受囑託之風益烈蓋以撲之者煬之也

進士科始於隋垂千年而不能易後有易之者未知以何道爲得王安石革詞賦用書義亦且五百餘載矣使

學者習效聖賢之言以移其志氣其賢於詞賦明甚至
文體之屢變或趨於陋或淫於邪皆乘時會不能爲之
隄誤但可釐正者導以讀書窮理之實而已書義而外
論以推明經史而通其說於治教之詳策以習天人治
亂禮樂兵刑農桑學校律麻吏治之理非此則浮辭靡
調假於五經四書而不知其所言者何謂國無可用之
士而士益偷則益賤固其宜已聞萬麻初年縣試儒童
無策者不送府試且有以河圖雒書九宮八卦策問儒
童者則所重可知已萬麻中葉姚江之徒興剽竊憚悟
不立文字於是經史高閣房牘孤行以詞調相尚取士

者亦略不識字專以初場賴美之套爲取舍而士氣之不振至此極矣原其所始立法亦有未善者故流弊有所必至科場七日而三試士皆困倦而閱者亦煩則操一了事之心以定人棄必矣二場所試者表判駢儷之語將以何爲舊制誥詔表隨科一道誥詔視表判爲愈矣然士方在衡茅使習知經國長民之道固無不宜若王者命令之大體非立朝廷之上深喩國體者不知故唐宋制誥者即文名夙著者官在清要者尙須試授則不可使士子揣摩爲之明矣誥詔旣所不能表判又爲無實何如改三場爲兩試初場書義淹通每解額一人取

定兩人令赴二場試以二論三策然後決取一人中式初場以十日閱文一日折卷凡十二日而試二場又五日而放榜則作者精力有餘閱者安詳不遽尊經窮理以爲本適時合用以爲宜登士於實學固科場救弊之一道也未得創制顯庸之聖作法以待賢者亦將必出於此

問刑官故出入人罪律以槩論然考之宋制故出罰輕而故入罰重此王政也故出故入有受贓不受贓之別亦但當於故出項下分受贓不受贓而不受贓者從輕其故入則雖不受贓自應與受贓者等故出則勿論已

決遣未決遣一例行罰蓋雖已決遣而覆覈果當從重不難補決自不致逸元惡之誅若故入已決遣與未決遣者固應殊科蓋故入決遣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完徒流已配者不可追償其已受之勞辱已決遣之罰自應加重其致死者倍宜加等即不抵罪而終身禁錮與大計貪官同處不得朦朧起廢及以邊材等項名目濫與薦舉則問刑之吏尚知所懲而酷風衰止貪亦撫以濟矣

贓以滿貫抵重罪刻法繩人此所謂一切之法也抑貪勸廉唯在進人於有恥晝一以嚴劾之則吏之不犯者

胥吏更無廉恥之可恤而唯思巧爲規避上吏亦且重以鎦銖陷人于重罰而曲爲掩蓋上愈嚴而下愈匿情與勢之必然也且凡所受於下吏部民者乃至雞𠆙扇帕紙墨油炭皆坐價抵贓繩人於交際之塗且必問其掠奪之太焉有出身事主而可如於陵仲子爭名於一鵝半李之間者乎既不枉法矣則何謂之贓其枉法也則所枉之大小與受贓之多少孰爲重輕假令一兵部官濫授一武職以致激變喪師或因情面囑託實所受賄僅得五十貫令一吏部官濫授一倉巡河泊其人無大過犯而得賄二百貫又令一問刑官受一誣告者之賄

而故入一人于死僅得五十貫其一受誣告者之斯而故入人于杖得二百貫豈可以貫之多少定罪之重輕乎則無如不論貫而但論其枉不枉於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重輕但除因公科歛因所剩餘之多少分等定罪其他非非黃白狠藉果萬盈千者苟非枉法但付吏部議過全士大夫之名節于笲牘飲食之中而重之於箕歛魚獵之條唯寬也乃能行其嚴惡用此一切之法爲弭盜無上策逐捕亦法之所不可廢宋制捕盜獲全夥者加一官其法較善蓋責有司以捕盜唯可賞而不可罰罰一行則匿盜不報以苟免於譴而盜益猖獗矣盜

無可全獲之理十人得七即可將全夥之賞其未獲者責令鄉保戶族長立認狀不拘年分曾否經赦及已獲賊首處決與否失主存亡舊案遠近皆一應責令擒送若有隱匿被人首出即同窩盜嗣後捕盜員役若能盤拏積年未獲之盜舊案分明不枉者即照捕獲全夥例紀錄能捕人役一例給賞其犯盜人田產在逃未獲者即行變賣給失主賠贓如此則官司無諱盜之心而失主自告報後非火下識認須當官指證者但具一真贓單明塡記識俟驗合認領更不煩頻令到官一聽官司自行審決則被盜亦何憚而不洩其荼毒乎此亦弭

益於末流之善術也

冗事於一官而冗官於無事兩失之道也在京如吏部稽勳司其職掌漫無可課之功而文選冗沓以滋黠吏乘司官之促迫瞀亂而離其姦何如以初選任之文選而以陞遷調降起復之補除任之稽勳則曹務繁簡稱矣工部屯田司亦無實之署也何不令三歲一稽天下田畝荒墾有無崩坍淤退並課有司陂堰圩隄之興廢而覈實地畝增減以授戶部而登耗其稅糧都水則專任黃漕二渠之通塞在外則同知通判推官沿五代及宋掣制之陋以建置而漫無專任爲課最所不及自好

者持祿以待遷否則法外生事以擾民而事集於知府之一人求暇以課農桑親學校而不可得何似明任以詰戎捕盜督糧問刑之職如漢分曹之制受成於知府而各給印信得上達於監司俾知府一意教養則前代行春勸農賓賢飲射之典可復也

官自有體國家授之以體則爲吏者有所矜式以養其品行民亦受其福矣相沿非九卿堂上官及法司屬官差齊刑獄五城四門巡視官不置刑杖若內閣翰林等淸署雖傔從有犯亦送兵馬司杖治所以優君子於淸簡和平而刑亦不濫不然在京文武吏且盈千盈萬之

下血濺肉飛矣以在外言之凡爲吏者卽置刑具如捕盜理刑官固其職掌若分司守巡及府州縣佐貳首領用此何爲以快其怒張其威甚則脅民而取其貨耳若布政司府州縣正印官不得擅刑人之事律旣有笞杖定制或稍使得用訊杖竹篦以警欺詐可爾若夾髁桚指乃不得已而用以詰盜今牧民者以施於民是長吏者民之鷙鳥猛獸而刑具者其爪牙也失父母師保之尊親而爲獄吏知自好者亦應恥爲之相習不媿因而不仁豈自知其辱人賤行耶乃民亦何辜而糜血肉於司牧者之堂也倉巡驛泊師師相倣民其餘幾乃至教

職亦挾杖以行廉恥蕩然矣自應急爲釐正訊盜之械唯捕盜官得用之理刑官得用訊杖正印官得用小薄竹篦以懲不恪若正犯笞杖即與如法的決姦欺大蠹即本署役從亦大則送理刑官小則發巡捕首領訊治斯以矜重長吏全其君子之體而以寬斯民之束溼者即在乎此若征收稅糧除姦欺里甲付理刑官追比問罪外則自有勸戒罷㦒之道在若以天子之尊遣數千騎大威制匹夫匹婦而索升斗銖絫之得不但若當世之士而亦重辱朝廷矣

尹京之難古今所同故兩漢多用嚴酷之吏以處之然

京尹牧民之長乃天下郡守之師表而以毛鷙為術則是倡四方之舍德而崇刑殺也顧輦轂之下士著少而賓旅眾其去鄉里而來都下者類皆其黠者也非可素施以漸摩之訓則非任張敞趙廣漢嚴挺之之流誠有難治者故以郊外編甿屬京尹之政教而國門以內屬兵馬司巡視御史之糾察庶兩得之道也乃一城而五之莫相統攝竄匿閃爍百弊所生兵馬司秩卑權輕動為權貴所掣巡視御史差以月計傳舍視之姦不勝詰而法且窮矣故其後也一授法紀於緹帥廠奄而成乎大亂風波之獄毒流善類皆巡察者之權不壹任不重

有以致之也緹帥之職視漢之司隸校尉也而可使糾袷近倖之徒皆任之乎誠欲以牧民任京尹而以緝姦任執法無如以五城內外鄉飲讀約麼稅夫役聽京尹幾縣仍視外府州縣其緝拏探訪發隱窺探賄詐禁止飲博猖狂鬬獄攫市凡屬五城所掌之禁令刑名於都察院堂上副僉專任一員總提督之劾其縱恣禁其淫刑官尊威重法可必伸移緹帥之權以授廉直剛毅之大臣養京尹之仁使盡撫字敬敷之大體斯爲經國之良規也乎

常平倉良法也而每中杝不行非但不得其人亦立法

之未盡也倉米不出於經制故堂吏可以侵牟猾吏可容怠弛若於立法之始每年夏秋二稅內借徵本色田畝起科最輕者如廣西雲貴江北等處每名米壹石借徵壹斗五升其次借徵一斗最重者借徵五升如蘇松等處但遇饑荒穀貴之年即行平價糶賣坐充輸糧人戶本年應納錢糧若價過五錢以上即以有餘銀米賑濟如三年不遇歲饑將存米一半於應解漕糧地方支解照數減徵糧戶本年漕米其非水次無漕運地方亦支放一半或發買或充官吏俸糧民皂鋪遞膳夫斗級等項公食每石酌價五錢坐減糧戶本年應納折色至六年而舊米支

盡新者相仍假有民米萬石之縣以中則準之恆有六十石之耗矣其米於高爽乾燥地面微火米黃米卑溼蒸熱之鄉每米一斗徵晾過乾穀二斗二升皆於十月十五日輸倉穩止支放之日數有虧欠經收官不論在任及升調降罷行提坐贓追賠問罪蓋有糶之家類非糴買坐饑之人通有餘以補不足但損其息不損其實三年而無歉歲則亦適如其應輸之數而通濟均平之道得交坐抵起解錢糧則有司無所施其侵漁若滲漏雀鼠之壞腐折耗典守者固無所逃其責不此之圖而豐年發官本以收糴則有抑勒派買之害挪移狼藉之

弊至於罰穀存倉則祇以啟蠹吏肉攫折谷入橐之門而五刑收贖之外有無涯之峻罰徒爲民蠹無粒粟之實惠也

黃籍戶口之外有司別有煙民册此政之顛倒而但可一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穰穰者何人而徒以勤耕苦稼供國家之租賦者謂之戶口也且如人丁絹庸之庸調也桑絲絹□元按戶課桑之加征也戶口鹽鈔者原以國初鹽課每引止輸邊粟四斗鹽價賤民食其利故稍派令出鈔以助正課也絲絹之稅不專於農民通城市村坊逐末技作之民均輸之既宅不毛者不免

里布之逍意而食鹽之利計其多寡則逐末技作者必多而農民恆有經旬淡食者尚宜分派煙民也無疑但宅其地不論客戶土著佃耕自種工商游食一命稍有輸將以供王民之職乃名不登於天府無一絲文錢之奉公而重困農民代爲隨輸倘得爲有君統理有吏分治之天下乎卽煙民而爲戶口三載而考去留登降之數何所不宜而執數百年已朽之鬼錄索非法之財邪朱子言救荒無良策不如修水利誠收民之要言也然僅爲東南可瀦可堰者言爾江淮以北中原平衍之地更無水利可修且修水利者在良有司躬親之朝廷都

水所掌非不具立條貫無人奉行則亦聽民之有兩則
弛無兩則爭非畫一可久必行之道也周禮荒政多興
工作以聚失業之人此最爲通變之善術每年雖凶荒
病在民而國未嘗遽瘠也若河南山東淮泗一帶黃濟
二渠歲費不貲假令災傷之歲於九月後度所宜修之
隄岸所當疏濬之支流卽行就災傷地面募無食之民
鳩工起事以所應用錢糧於相近成熟州縣平價和糴
米麥或截抵價漕糧給丁夫口實傭值及採買竹木甓
石俱以見米支價其在山陜北直則就近相視邊牆堡
哨墩臺壕塹合當修者卽借支漕米募飢民挑築仍扣

該鎮應支修邊銀兩解戶部倉場堂上官俟次年成熟於相近水次地方買米麥補運若黃漕二渠應有河工銀兩工部即交割倉場候熟買補尤爲利便倘更不足則臨淸德州二倉預備米正可挪支唯在豐年則自非虜衝要緊地而崩坍急須挑築及漕河十分淤塞黃河異常決壞爲患深大一槪不得修理留待荒歲民有所仰以全其生而流散團聚積爲盜之源塞矣若東南既有水利之可修但在嚴立課程專官管轄則自無大歉倘水旱太甚亦可修城浚壕治道塗葺館驛繕公廨學宮神祠以合用錢糧告糴於鄰近成熟郡邑支給工

食大抵北方之旱千里彌綿又無野蔌魚蝦之產故必從寇盜倍甚於南方因地制宜存乎良有司之實心實政非朝廷之可爲遙處唯留工作以待荒年可設爲成法且民有甯死而不受米粥之拯且吏胥者約無所雖其姦欺唯募工之爲兩得荒政十二此爲要已

移度支以供滇黔粵右固不容已然能安其人而漸化之則雖勞而有造乃田糧起科極乎無可輕而州縣之虐取更倍於腹裏之重賦郡邑之吏有坐陞而無內轉雖行取而不得清要有挐問而無重法棄置之於榮辱不加之地無所顧恤而聽其爲蟊賊以求遠人之綏而

移易其獷頑其可得耶使悉從乎直省之法官有歲事
有制賦役有經卽以粵之財治粵以黔之財治黔而亦
足而何况於滇且其名爲州縣大小饒瘠恆不相稱如
臨桂乃省會首邑而壤地瘠隘不能供一城三月之食
靈川縣界去之十餘里何不可併爲一縣其他蕞爾彈
峒之中不能當一鄉保者亦强立州縣如修仁荔浦荔
波永從獨山等皆設城隍學校官吏以牽其民而使日
暮塗遠之人以股俯之者又不可勝紀苗獞非肅慎之
守令可制但不生事以激之則可以漸而引之嚮方若
八閩全土在漢爲東治一縣而已東晉以還日益故俗

今遂爲庶富文明之鉅省循以治之易從而可親何事此紛紜建置哉如以郡縣少不能成一省會則兼兩廣爲一布政司而建司治於蒼梧分貴州入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使習服裏之政教以移易其吏民苟且之心則此日之粵右滇黔不可如他日之閩浙乎倘以苗夷竊發必須彈制自可於貴陽柳州設督制鎮巡開軍府如甘肅鄖贛偏沅亦何用此無政無刑之藩臬爲也

兵柄無所專統自宋而始然樞密院猶與宰相相爲頡頏益亦倣西漢大司馬大將軍之制而稍替其權未爲失也若周官九伐一掌於司馬全領夏官之政不專任

兵事則封建郡縣形勢不同周之戎事止於千里王畿之車徒以討諸侯之不庭者非後世外有疆夷內有大盜爭安危存亡於一戰也兵部統武選承襲矣又統職方九邊之戰守及車駕武庫鹵簿繹遞兵器之繁吏治雜而樞機僅其偶應之一節乃使軍中進稟其節度與督巡鎮帥均其功罪欲軍之不僨不可能已分奏覆清覈冗占簿書之餘力以揣度千里外之進止雖日斬丁汝夔王洽亦徒爲淫刑而已兵部所可司者兵制之常也軍衛勾補絕除添調之政腹裏武職世襲黜陟之銓蕃夷朝貢封例之典驛傳夫馬擺給之制兵器造作給

發之數已不勝其繁矣若邊防征剿出大師以決安危自應別有專任廟算者殿閣學士固參贊密勿之官既有文華武英之別號則首輔統理而外宜分武英殿大學士專理機密文字調度邊鎮守禦征剿撫事則申飭訓練以考覈鎮巡凡有軍政之官而進退之其枚卜會推一事閣臣而必於曾任督撫及本兵尚書侍郎中曾有邊功及威望隆重者推之而愼選武英殿中書舍人聽其委任庶乎不以有國之司命付之悠悠持祿之人塗飾而趨於羸以斃也

題奏得旨科抄下部即發邸報使中外咸知此固以公

是非得失於天下而令知所奉行然在尋常銓除降調
論劾薦舉典禮刑獄錢糧工役之類則可即如緹騎逮
問刑科且先行駕帖不發即抄況用兵大事姦細窺覘
密之猶恐不密乃使喧傳中外俾夷狄盜賊得以早測
進止乎若倣唐宋樞密院之遺意專任一閣臣典司之
則凡係軍情奏請勅旨傳諭及上言兵事者不論可否
從違每科抄即送武英應會議者即集官會議應傳諭
軍中鎮巡將領者即彌封傳諭應知會直省督撫監司
軍衛調發接濟者即行部知會其建言兵事可否採用
即召赴閣熟問奏行自餘不應知聞衙門及在外官民

自不當徧令測知一槩勿得抄入邸報敢有漏洩者如律治之不然律禁漏洩而邸報流傳遐邇一何詩也其夷虜入犯盜寇竊發該汛地官飛報與臨陣勝敗城堡存亡賊勢衰盛及偵探敵情一應塘報皆止抄發應與知閒衙門俱不得抄入邸報唯埽蕩大捷應行露布通傳者方許發抄則機事密而人心定斯爲廟算之永貞乎

六科之職有封駮有抄參封駮之制唐門下省掌之門下與中書俱宰執也而相爲駁異非大臣協恭之體給事中門下屬員也廷諍爲宜以正君德飭國政儆官箴

蠹民隱自不易之良法若抄參則爲私意橫行之便徑矣且如抄出嚴之抄出速之抄出商之與六部相斟酌而申飭焉猶之可也若抄出已之尤爲非法使其事大而必不可行則自當封駁若事小而在可行可不行之間且以聽部院各衙門之行止而徐議其得失未晚乃唯一人之意更不俟公論不請君命而以意爲廢興此何法也自持緐養爻之閣臣務爲詭隨任科臣之氾濫以免指摘於是而上下爭權以成乎滅裂一激而爲詭倒竄省之權以任六部斯賂公行綱紀蔑絕後有作者必且大反而又失其平則封駁抄參酌中正以適治理

所必熟講也

總憲得其人則吏治自飭大司成得其人則士氣自清顧公佐之在都察院李公時勉之在國子監其明效也六科無所統屬故吏科都給事中宜任大計及分發紅本對駁抄參之事若御史員雖多業有總憲為之綱紀又任掌河南道印者以大計提差攷覈之權則雖有方嚴之總憲或掣之矣國子監不得與聞直省之學政而以督學官之磨勘授之部科敎之不壹而望文體之正士習之端難矣凡差提學官一委祭酒司業保任以所保者之稱職與否爲保者之殿最若私通賄賂及寬而

縱弛嚴而苛刻及倡率士子爲詭誕庸陋之學者國學不先糾論而臺省舉發者大司成以不職坐廢其所頒條約俱國子監須行之或因時規正大司成具列奏準酌定庶教出一源而士風其可齊也

鬻爵之政始自鼂錯所鬻者爵耳爵非官也以復除以贖罪而已矣後世乃以鬻官又其甚者乃至於鬻士納馬納粟而入太學成化開之亂政從古所未有聞其說開自大學士邱濬濬之爲人樂道秦檜者也固其宜矣天子自鬻國子生則下之鬻鄉會試鬻弟子員孰從禁之未幾而程敏政唐寅之事起自有虞氏設庠以來極

乎金元之賤士未有滅裂人廉恥以敗國之綱維如此者乃相沿二百年而趨益下濬之罪可勝誅乎粟馬之納於國計幾何乃以教化之源爲銅臭之府耶蔑不獲已如鼂錯之急於貫遷以紓民力自可別立開散秩名以酬之免其徭役而自杖以下有司不得輒加訊辱又進而假以鴻臚光祿上林諸署冗員任事則給以祿俸猶未至重虧大名教也

今之鄉飲酒非古之鄉飲酒也然如會典行之亦有裨於風教乃有司奉行故事者猶數百年而里正之飲於鄉者久廢抵他里巨族於徭稅偷薄狠戾先自里正倡

之也其徒至行錢糧不認父子之誼而何暇及此乎惟公費驛遞自行經制不遣里正任其茶苦正供簡明易遵按籍以責稅戶不詠完欠於里正則里正不任爲蝕放入山投攫之獵犬力既有餘而播惡之習氣且革則亦知自愛而以風教任之彼且以得行典禮司教化爲己榮矣若古之鄉飲酒則今之起送科舉及鄉試鹿鳴宴是已此　始進於禮教之大者乃架月橋令伎人簪花作雜劇殊爲可恥宜其一變而以犒兵饌役之酒食嘑蹴而與以訖於不復行也鹿鳴雖歌古詩而音節無傳僅同巫咒簪花挂彩輕豔不倫此當自唐人曲江讌來宋詞馮

溫公聞喜宴不肯簪花禮部亦不强之今古樂不可復不如且革淫樂而以賓主獻酬之禮行之請榜首爲賓亞元爲介餘爲衆賓鄉先生三品以上德望重者爲僎

州縣統於府而府別有學其制與州縣等此甚無謂宜於州縣學中歲試優者行提調官覈其德行無出入公門賄損名義等過升之府學而餼之量府之大小人才之盛衰而爲之額多者不過百人凡州縣學但與鄉試不得歲貢士升於府學而後貢之升府學者不必科試竟送鄉試廷試其優者與出身次者入太學大府歲試而貢之者三人次二人小府一人不但名實相稱且學之於鄉已小成

向進於郡及就郡學則師友益廣勿使局促井里狎昵習氣至以錢糧訟獄陷溺其心所以擴其耳目遂其志趣以變之禮所謂游其志也升府學則以胡安定教法及白鹿洞學規酌而教之學以漸而可大孰與老於鄉校錮蔽於腐爛時文之中而以鄉貢爲日暮塗窮之旁徑使偷靡以終其身乎

截解似兩便於國民而不知其適爲兩害也財用出納消息之權必操之朝廷而後張弛隨宜裕於用而民不困爲苟且之術者規一時之簡易而鹵莽滅裂之禍不可言如嘉靖間因吉囊俺答之患陝西三邊用兵孔棘

遂將陝西一應錢糧盡行截作三邊之餉不足則截四川鹽課補充當時在民則免於解京之難而利解邊之近在戶部則免接濟不及之咎以委之總制之自為催督而以速濟邊事減省路費為辭乃自此而後戶部付西邊之有無於度外至甘肅一鎮經數十年而無斗粟一鏹之給寧夏延綏亦僅有給者收支無可稽考託於未解以匿為中飽者多矣兵數損而士心離起而為盜所必然也催督之權一歸總制任非其人則符吏威行於郡邑令牌令箭馳突官府動以軍興相恐喝民日死於催科桁楊之下水旱流離莫能告緩故激而為流寇

流寇之獨盛於關陝者非秦人之樂爲寇也裁觧之催督使然也兌欠支放朝廷無從稽覈百姓無可控告以陝西委陝西而求其不叛庸可得乎此夏嚴之流任意而聽部司之委卸爲總制者又貪利權之歸已以成乎忠害不知法有必迂曲而後可無弊者槩從簡徑則無紀綱而必裂夫民必輸國而兵必待養於度支此定理也水旱可以寬恤邊事之緩急可以損益皆聽廟堂之張弛惡有刻定民朋若干之賦稅爲邊兵若干之軍需而不變額餉之有時不給民力之有時不支者乎窮鄉遠徼之民皆知輸正供於京師而饑饉可以望恩行伍

之士亦知待養於司農而節宣皆唯廟算然後兵民之分義明中外之血脈通而無痿痺隔塞之病謀國者苟且無術而貽禍無窮亦可爲永鑒也已

歷代唯唐以錢絹雜用葢沿北魏周隋江淮以北地不產銅而錢詘開通元寶始鑄而不給也自餘皆以錢爲通用之資宋以前銀價雖貴然僅用爲器飾猶今之黄金耳銀產少而淘鍊難銅隨在可採而通市交緬尤易充足物有餘斯可爲不窮之用也若宋末會子交子元變爲鈔洪武初猶承用之其法極乎陋敝而必不可久然則利生民之用自太公以來迄於今無如錢矣錢法

之壞亂世貪人壞之也國貧而擴利亟銅木少而錢薄劣覬多得利而終於不行盜鑄亦因此以起有天下者通計而期之久遠何汲汲於旦夕之厚獲耶卽令千錢之本費至九百五十文但得息五十文在國家計之亦爲無窮之益而民之盜鑄者以無利而廢然返矣揀精銅而以佳錫點之倭鉛賤而惡盜鑄者便之錫產雖不多然浙中打造錫箔最爲暴殄嚴禁之一歲可得錫數十萬斤每文足重一錢二分而當銀一釐輪郭圓好文書淸整銅色純青漆背光堅非是者官收鍊銅而以銅價償之雖一錢亦不放行要令鼓鑄不輟則青錢廣而惡錢自息不待嚴之以流配之刑也假使歲得百

萬緡則歲增百萬兩銀之用於天下無論在官在民億然有餘而國自不貧況實有五萬緡之息雖至薄亦歲計之餘乎增此百萬緡於人間則粟麥絲麻水陸物產之流通皆速惟錢少而銀不給故物產所出之鄉留滯而極乎賤非所出之鄉阻缺而成乎貴民之飢寒流離國之賦稅逋欠皆職此之繇上下交患貧而國非其國矣錢多則粟貨日流即或凶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輸上下自無交困故錢法行者非一朝一夕驟獲之利積始終徹上下而自然以裕乎財用者也欲錢之行無他法惟少取息務精好而已矣

戶部天平金針玉鈫滑易而平傾速效吏無能爲姦弊各布政司用銅鐵者猾吏隔徇以階流之生綠澀隨手一捩加至數兩不能移揮槌連擊不能動有天下者何惜此數兩金數片玉不爲民除無窮之蠹乎斗斛鐵鍤信善矣然但用以較量而重不可舉若以桐水爲之加鐵裹二三寸於脣上三年而一頒通行天下司府州縣不過二千餘具請旨驗發敢以私斗斛收稅糧者以矯旨從重論所須既廣自莫有敢爲同異者大抵有國者不可惜費憚煩如此類者亦多矣

班匠之制一以開國之初所定爲額閱數百載後其子

孫或耕或商或讀或吏不復知有先世之業而猶使之供班或令折銀徒爲無窮之累若彼操技術以食於民者曾不供一王之役此政之大不平者也且直省之中若廣東四川雲南爲工作之藪廣西貴州地雖瘠而百工之所爲亦備乃獨無班匠亦非法也朝廷所用工匠自宜招募和雇其廩餼之資則當即取之工匠無疑誠於十五直省州縣分爲九等制其名額每名依公旬之制歲役三日酌其備直多少量加路費不論土著客作但於地面應付經一月者即令著役給以當年經收信票即往他處本歲不致重征歲役一二人爲甲首徵收

納解合用工匠衙門召募揀選工匠稱其難易巧拙而分餼之其或上用之匠多而民間少或民間之匠多而上用少迺各色免役之實徵則均足矣如木瓦匠所在多有徵金剌編民間少而上用不少但均算所徵銀兩隨宜支給不可以一匠抵一匠之用若召募不以其道工食尅侵役使過度刑責過峻以致銷沮其趨事求精之心甚至避逃不赴造作稽遲及麤惡不中程式但責之部司之官而不責之匠則弗患其不能來百工矣若國有大興作非大匠不能經度工成應賞以祿秩宜於工部别建職名豐其祿秩特不可假以尚書侍郎郎中等名色以亂流品而已匠無世業巧者能之不以匠

選匠而來之農民農之困非一端末梢鈕矜且不能不以錢粟往來於匠而尤代之供京班之役無怪乎人之樂舍南畝而趨末作也

所與守天下者軍也軍所尤重者北邊南瘴之屯戍也城堡之哨瞭也天子倚邊軍以固天下三軍倚瞭哨以決死生自非與將吏同心以效忠於國者不可以此委之明矣乃自充軍之例與雜犯死罪若流若徒皆以例發充邊軍舍武職有大罪則調邊衞邊衞有大罪則發哨瞭是以封疆大故爲刑人抵罪之地明示閫外之任爲辱賤投死之罰督制鎭將且爲罪人之渠帥如驛吏

之領因徒國家之神氣幾何而不沮喪乎且其人既已姦宄幸脫於死而無惜廉耻以告鄉里之心無保井廬以全親戚之念其不叛不逃復何顧焉其尤黠者甘心延寇以快報復於一朝耳本死地也而使之樂本勞地也而使之勸本險地也而使愿者處之以保其貞乃可令兵親其將而以軀命報恩禮正當於民間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爲兵於腹裏屯衛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戍邊於邊軍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瞭哨人慕榮名然後上下相親而樂爲之死彼罪謫戍邊秦隋之所以速亡刺配軍州宋之所以

拱手而授天下於口口而何效焉

惟合萬國以享帝享親則編氓皆所應效太常寺所需當貴之戶口田畝土產者徵本色非土產者徵折色以和買自外則米麥以供祿餉爲農民所應輸次則綿絨豆料絲麻牲口柴薪（葦側柴薪及擡柴夫偏責之畿南北山東山西河南亦爲不均）可均派天下之戶口棗茶竹漆可派之園林此外凡國用所需若皮張弓箭翎毛蠟油顏料鉛鐵筋角之類皆商賈之所居蓄以射利者也田野之民辛苦以採畜之雖有餘而市之亦以供經歲之用而不足商賈坐而邀其利乃自一條鞭之法行而革稅課河泊所官之稅務盡

沒其從出之原緊責之地畝抑本崇末民日偷而國日貧矣蓋農民愿懦責取之也易商賈黠猾責取之也難悉舉國用而脅萬萬之氓以輸將其始具列名目雖若繁細猶存名色一條鞭矣則併其名而去之但知征粟征金而不知何爲而須此矣萬曆閒每府州縣皆置稅場但不宜遣內使督攫耳言者謂之攫民其云攫者要皆市井姦豎之爲小於國家根本所依南畝之勞人未有怨咨也或且謂農民日用亦必資於商賈隨地而稅則物價增貴農民亦受其病不知人必免於凍餒而後可有求於市則以稅故而價稍增亦其所可堪者也若

苦於飢寒征徭而無告之民經年而不入市者多矣曾何損耶議法於廷者皆不耕而食居近市而多求於市買利商賈以自利習聞商賈之言而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孰能通四民之有餘不足勞逸彊懦而酌其平乎雜派分責之商稅則田畝之科徵可減而國用自處於優國民兩賴之善術也孟子言關譏而不征文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當時列國分據彼疆此界商賈阻難需貨於鄰國非寬恤之使厚獲利則趨他國而不至故以不征誘之耳後世四海一家舟車銜尾而往來何患於商賈之不來乎孟子言恤商而孔子不言魯用田

賦以商賈之賦賦農民則幾之斯萬世不易之法也
邊糧有本色折色之異本色糧料艸束就近截解以省
飛輓可矣折色銀兩轉解無難自當總解戶部請旨發
邊塞事有緩急兵有增減有調彼赴此隨急而應之異
採買糧料有豐凶缺足貴賤之不等原不可以一定之
數聽之督制鎮巡使有餘則恣其漁獵不足則或短少
糧料以虧軍士或更請增加以病國唯必從部發相緩
急貴賤而爲之制省無事之費以儲之而待有事節豐
足之價以儲之而待凶缺一定於廟堂之斟酌而權衡
皆專於壹則事用恆足而民亦不受邊鎮雷霆風火之

督追遞亦不若有司奏裁肥瘠之亂假令歲解銀百萬在道繇京而至邊所費二千人之役而已以都燕言之薊宣大同近在肘腋遼左延綏寧夏不過旬餘惟固原甘肅爲遠然亦沿途驛站之均勞耳財者朝廷所以維繫邊關者也散綱紐於四外而聽其自爲取與可乎若且以趨便所謂以細人之心謀國也

天子所都即不得陸海之地而居之亦未有不生五穀者宮中之食與百官之祿支本色者亦有限未有不可給者以都燕言之若都他處更爲易給順永保河四府夏秋二稅二十三萬有奇所需細糙白糧於蘇松常三府者十五

蘇有司耳即以四府一稅之米麥供宮中及百官師生吏役之祿入及酒醋之需猶有盈餘以資他用而必責之數千里逆流閘水之輓運其船脚尖耗松板墊席之費且倍於正供又僉解大戶使傾産隕命以任之此何爲者蓋沿洪武定都金陵蘇松常帶水之便因就近上供及永樂北遷識慮者苟且從欲莫爲改撤其害遂至於今而不已不知近者納本色遠者納折色此通禹貢五服百里二百里異職貢之道萬世必因者也若謂天子之都民食宜裕不可使輸粟過多則何不撥此十五萬之漕糧於應漕之地以代畿民之他賦而免此更端

之擾徧亟之役乎或以爲下粳米精好玉食者所宜商則慈闈上用中宮東宮諸王妃主之常膳歲可數百石而給令三府酌貢足矣若遵大禹菲食之道居其地食其產以爲百官倡尤盛德之事食不厭精而已何土之粟不可精耶況郊廟粢盛取之籍田一畿之土產耳又何以佃質於上帝與祖考乎

流民不知何時而始有自宋以上無聞大抵自元政不綱富者驕而貧者頑惰有司莫之問未流之先不爲存恤既流之役不爲安集相沿至於成化而始劇初爲流民既爲流寇遂延綿而不可弭江北河南曠莽千里旱

蝗一起赤地無餘舟楫不通糴買無從勸農之法不講而稅糧又多徵本色無三年之食國已非國及其棄土就熟乃更援以公據文憑令橫行天下以索食夫此流者既不難去其鄉矣使屯種於邊何不可者卽不欲赴邊而土廣人稀之地如六安英霍接汝黃之境及南漳以西白河以南襄府以東北接淅川內鄉之界有所謂禁山者何爲而禁之若饑民告去其鄉者於彼山地安插之使刀耕火種各成聚落於鄖襄漢中廬安汝黃諸府增縣建官以牧之輕其稅糧以安之又如崇陽而南至於瀏醴東接瑞袁吉安之西境宜歙衢嚴南至於建

江山肥土澤可粟可麻而不耕不稅爲豪民之影占擇地而立之已授土而貿之耕者可以安置此皆而代被頑爲萃敎之甿易荒窮爲錯繡之國此以處夫既流而不復業之民矣乃以安未流之民使永安其土者則除已流之戶籍分給田產於土著而使之廣種減其漕運本邑之數多置常平以權豐凶之積使有所憑藉而不欲去其土十年之後將必恥惡其游蕩索食之故態而況忍爲孫丸嘯伏之藪乎河南江北唐宋以前皆文治之國朴秀之俗也誰移之而使成爲乞爲盜之俗任敎養之責者乃更給之符檄以獎之乎轉移之權在加意

而已

勾捕逃軍之禁甚嚴橫及於無辜之戶族鄰里作法之涼乃使襲而爲之者攜逃遂逃毒流於中原之赤子亦慘矣夫惟出征臨敵而逃者於軍法不可貰亦立斃獲之賞禁沿途之誘匿於授鉞之日而已若其著伍之日無出征之令而或操或屯則天下之必不可強之使爲者兵也欲其捐生以效命於原野而拘縶怯懦離心之人以嘗試乎豢之有恩馭之有道能爲兵者自樂爲之不能爲兵者聽其告退而歸民籍別募以補伍奚患乎無兵而待嚴逃禁哉其有逃者必其爲長爲帥者之不

能恤士也詰其所以逃之故亦罪坐主者而已矣唯開罪發充之軍逃所必誅然罪人充配損國威而短士氣始爲論罪充軍之議者庸人誤國之禍原也以屯田言之則人逃而田故在如其欲脫籍而去即以所屯之田歸之官而更授募者假令募者不能耕即坐收屯粟以爲新軍之食固亦甚易唯典賣軍屯之禁不嚴故或軍退而無田可歸其法但按始授軍屯之籍不論其所賣之或軍或民賣於餘糧子粒之外苟非正身著伍即令輸上倉十二石月糧之數則典賣不行而田產恆在有以給新軍矣人之才力性情各有所宜不欲爲兵者强

使爲兵而不得欲爲兵者亦抑令爲民而不安在經國者之裁成耳如之何爲苛法以虔劉斯民也

自文官不許封侯之法立而五等爵爲贏官朝廷與敘勳勞之權日輕故王威甯以封侯入右班爲恥公侯之爲帥者匍伏於士大夫之門上欲揚之而祗以抑之勢之所激必然也自隋唐重進士之科崇尚文墨則古者文武並於一塗之道不可復行然出身之塗可異而自三品以上爲國大臣出而屏藩入而經緯固宜合也誠使自戎伍而登仕者至三品則通經術明法律者自詞林而外卿貳督撫皆可應試其不諳文事者亦可兼銜

自科目而登仕者至三品則出而提督邊關皆可掛印
充總兵官入而理戎政爲樞部之長貳亦可兼都督之
職苟爲盡忠宣力之大將亦得進而與聞乎國政而文
臣登籍以後志在大用者不徒高吟曳裾以清流自標
榜而貽無用之誚於武夫分釋褐從入之途以使各專
其業合大臣憲邦之用以使文重而不相激以偏輕君
天下者勿任意見之私當開刱之始不矜馬上而賤詩
書在守成之日不忘武備而輕介胄納天下於揆文奮
武之治在其幹運而已

文臣不許封侯至以極刑嚴之顧亦念古今之以文臣

稱天下者凡幾若宋趙普韓琦皆贈王爵亦何病於國雖秦檜亦濫王封然不可以檜之失訾普琦之得也名爵爲人主所必惜固也乃惜之於文臣而以正二品之世爵施之漢賊張魯之苗裔使與閭里並崇因宋元之陋而流及於今亦可長太息者也濫民器崇邪說其徒乃得藉以游食痛貧民而取其財數百年無一人言及者可異也今所謂王侯者非古之列土牧民者也名焉耳生而爵之沒而贈之以褒臣子以寵鬼神一也公侯之名惜於論道經邦尊俎折衝之文臣如此其重亦一而已昊天之尊稱一人之大號也眞武一龜蛇之靈耳

關壯繆一將帥之雄耳而封之曰上帝曰大帝乃使感入無以復加而稱之曰夫子公然一洙泗矣上行下效會何紀極此其宜與禹放蛇龍孔子成春秋亂賊懼之僭王同法也奚疑

三恪之封自曹魏而下攘人之天下而姑以虛名謝焉耳然迄於唐介酅之封猶不失爲天下貴但承所竊之國位而非崇元德顯功之嗣以修配天之事守如唐舍漢後而尊宇文楊氏非帝存之不忘民心之不昧也宋得柴氏之天下遂廢李唐之祀其於柴氏也抑未嘗爲之顯名於茲偷矣唯漢舍秦而從殷周獨得三代之遺

意爲洪武初置此禮於不講乃使李趙撥亂安民數百年天地神人之主降爲編氓願授貫的里以侯封此當時贊襄諸臣自有仕元之愿而曲學阿世以成乎大失其罪不容逭也李趙之苗裔於今未遠譜系非無可徵且如漢室宗支若長沙定王之後散在江楚者歷四十餘世統緒尚未佚亡而況於李趙之近而可稽乎爲中國之主嗣百王而大一統前有所承則後有所授沛國之子孫若手授之隴西隴西之子孫若手授之天水天水之子孫若手授之盱眙所宜訪求其嫡系肇封公侯使修其先祀護其陵寢以正中夏之大緒而國家有納

后妃降公主之典向應於此族選之選之不得而後及於他族又清流品正昏姻之大義也一姓不再與何嫌何疑而顧與盜賊□□相先後而不恥乎以赫赫炎炎漢唐有宋之功施有夏而顧不及妖賊張魯之餘孽世受寵光不待義夫而為之扼腕矣敦忠厚立國之道以定民志昭功德而俟後王固不容不於此加之意也